



愚一錄卷之九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蕪江校

孝經

今文孝經稱鄭康成註古文孝經稱孔安國註其後

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二句本御註序至唐時

劉子元著十謬七惑之議明註不出於康成司馬堅

辨二十二章之非明註之不必用安國今正義本惟

用明皇御註而釋文本則仍用康成舊註攷古者以

正義校釋文每言今註無此文而不知今註非其本

愚一錄

卷九

一

也愚嘗究而論之孔傳古文雖云孔壁藏本而實隋

時王孝逸所得以送王劭王劭以示劉炫其前之淵

源無所受也鄭註則范曄後漢書既有明文荀昶集

撰又有定論其相承行用固已久矣雖果出康成與

否核以目錄難為的据然晉中經簿臚列九書皆云

鄭氏註名元孝經一書獨云鄭氏解無名元字則孝

經固有鄭氏解矣攷公羊昭十五年傳註引孝經資

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徐彥疏云何氏解孝經與鄭

稱同與康成異据此則有鄭康成一家又有鄭稱一



家續後漢書輿服志註有鄭稱爲魏侍中卽其人也  
諸所云鄭氏註或亦鄭稱註而或以爲鄭小同則非  
也顧正義於今文家舉魏王肅以下二十人漢長孫  
氏以下七人於隋又舉魏貞克一人其中有鄭眾及  
鄭元而無鄭稱又不可解

御序云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  
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  
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云云按正義本或言此依  
鄭註也此依王註也此依韋註也此依魏註也此依  
愚一錄

卷九

二

孔傳也所据不過五家又有魏貞克而無虞翻亦罕  
及劉邵正義未有指言遂無可考

又吳有虞翻

見吳志

晉有虞槃佑

見經典敘錄

据御序言六

家異同孔鄭王韋劉外有虞翻一家敘錄載五家註

訓鄭孔王韋劉外並無虞翻一家或序誤以虞槃佑

爲虞仲翔也隋志虞槃佐孝經註一卷唐志亦云虞

槃佐孝經註一卷佑或誤作佐至虞翻傳則言其爲

老子論語國語訓註傳於世不聞有孝經註也

幹臣案經義考虞氏喜孝經註伏虞氏榮佑孝經注或作榮佐七錄一卷伏陸德明曰字宏猷高平人東晉處士

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爾雅以觀於古

足以辨言矣此大戴禮小辨篇孔子對哀公之言也

揚雄之對郭威見西京雜記張揖之表廣雅皆據此爲爾

雅所由名故以爲周公所作或以爲孔子所增又以

爲子夏所益叔孫通所補沛郡梁文所考俱見張揖上廣雅表

今案周公諡法解有云勤勞也肇始也怙恃也典常

也康虛也惠愛也綏安也考成也懷思也則謂周公

所作者相應矣孔子作易傳曰師衆也比輔也晉進

愚一錄

卷九

三

也邁遇也又曰師者眾也履者禮也頤者養也晉者

進也邁者遇也震者動也則謂孔子所增者相應矣

子夏作喪服傳其親屬稱謂同作易傳其字義訓詁

同如元始也芾小也俱見於陸氏釋文李氏集解所引則謂子夏所益者相應

矣惟叔孫所補梁文所考不能一一指實耳

爾雅本二十篇今惟存十九篇見漢書藝文志攷之諸書所

引如易疏引爾雅柎謂之柎械謂之柎詩疏引爾雅

丈夫曰索婦人曰嫠周禮疏引爾雅飛曰雌雄走曰

牝牡史記集解引爾雅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史

記索隱引爾雅婺女謂之須女熒惑謂之執法以及說文解字引爾雅尪薄也後漢書註引爾雅云鸞視也文選註引爾雅云砌美也邀遮也摟牽也棘戟也芥草也翦舉也蓋戴覆也又左傳疏引釋詁云由用也禮記疏引釋詁云隱痛也詩疏引釋言云斯盡也或舉書名或舉篇名皆非今十九篇所載則邵二雲謂似有佚句而無關篇者是也然愚謂易十翼之序卦自爲一篇書百篇之古序亦自爲一篇案詩詁訓傳正義孔氏引有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愚一錄

卷九

四

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爾雅釋詁邢氏正義亦引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同引一篇截去二語則似本有序篇一篇不知何時佚矣

註爾雅者健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郭璞今郭氏行而諸家廢其顯爲郭所駁者有四一釋詁病也條下一覲髻第離也條下一釋蟲莫貆蝻蝻蚌條下一螺蛄蜚條下皆孫叔然註也顯爲郭所用者一一釋草蠶狗毒條下一釋畜回毛在膺條下則樊光註

幹臣案晁氏  
公武曰舊有  
孫炎高璉疏  
皇胡以其淺  
略命邢昺杜  
鎬等別著此  
書

也其犍爲舍人劉歆李巡遂無復一語之及疏爾雅  
者自五經正義所引顧氏某氏謝氏而外據釋文敘

錄尙有梁沈旋陳施乾二家據邢氏序又有孫炎此

與作註之高璉二家今亦無從得其說似亦作註疏

之過也又說文繫傳哀字引裴瑜讀酉陽雜俎九頭

烏引裴瑜說此亦釋爾雅之人也今之註疏皆未引

文選校獵賦儲積共倚註引郭舍人移珍來享註作

犍爲舍人齊民要術引者二其一斫斲謂之定引舍

人註云斫斲鋤也一名定一名稭莫大薺引舍人註

愚一錄

卷九

五

云薺有小故言大薺又羣經音義一條爾雅勞來之

勞音邏犍爲舍人註曰勞力極也來強事也疑今本

作經今之註疏亦未引案或云犍爲舍人或云郭舍

人或云舍人攷陸氏釋文則稱犍爲郡文學卒史臣

舍人漢武帝時待詔周春靄因待詔二字謂卽東方

朔傳中之郭舍人孔𡗗因郭字謂卽西京雜記之

郭威字文偉錢曉徵則謂廣韻有舍姓舍人乃其人  
姓名非官稱也  
釋器魚曰斫之疏李巡本作魚曰作之釋地謂之四

海疏云李巡本下更有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亦傳本之異者而釋文皆未採  
健爲舍人本釋言原作廩蓋作害寃作跳釋訓條條  
作攸攸洸洸作僨僨赫赫作奭奭傲作毀饁作喜敏  
作畝釋草瓠作觚中馵作中鳩杜作牡釋木莖作祗  
著作都稗作臯謂作彙釋蟲相作桑奚相釋魚活東作  
類東釋鳥母作蕪鷄母釋獸猶作鬻寓作慶寓屬釋畜駮  
作雞狗作狗樊光本釋詁毗作庇儂作攘孫炎釋言  
狗作狗凌作凌舫作坊洑作坳坳釋訓躍躍作濯濯儻  
愚一錄 卷九 六

儻作攸攸臯臯作浩浩搖搖作遙遙釋宮歧作歧歧

釋草灼作駮芽作葦釋木著作屠葦著槩作榻臯作枹

炕作抗干作杆李巡本釋詁詁作故樊光釋言虹作

降握作幄釋器康作光點作沾箴作箴釋天荐作薦

釋地醫作醫牧作田釋水般作股釋獸麝作澤云澤

名孫炎本釋詁叔作快釋言枕作光那引迺作迺恨作

很釋器冰作凝點作坵釋天余作舒釋鳥與作鶯樊

同釋畜駮作特云與牛同稱此皆釋文所分採者宋時陸

師農作爾雅新義頗似王荆公字說而其本有與今

本小異者如釋天之四氣和謂之玉燭與尸子合與  
李善註合知今本作四時者非也釋草之蒙王女與  
箭王萑葦王芻合知今本作玉者非也又如釋邱之  
堂途作當塗釋草之權橐舍作橐橐舍皆勝今本郭  
註釋蛄未詳者二十有九釋草未詳者二十有一釋  
木釋蟲未詳者各七釋鳥未詳者六釋魚釋獸未詳  
者各二其云未聞其義未詳所出者尚不在此限然  
據經文字句參以註家異說亦有差錯不一者如鯉  
鱣鯪鮎註以一字爲句據舍人曰鯉一名鱣孫炎曰  
愚一錄

卷九

七

鯪一名鮎則各以二字爲句也蕭苻止灤貫眾註以  
三字爲句據本草云貫眾一名貫節一名貫渠一名  
百頭一名虎卷一名蕭苻一名伯萍一名藥藻似一  
草而三名又以各二字爲句也至釋鳥之鷓鴣老屬  
鷓註以老字屬上而樊光本以老字屬下據賈逵左  
傳註有行鷹喙喙宵鷹噴噴老鷹鷓鴣之語以屬下  
者爲是釋鼠之鼯鼠豹文鼯鼠註以豹文屬下說文  
則以豹文屬上據唐盧若虛與辛怡諫辨之言似屬  
上者爲是

郭註與水經註同引  
光武事未知所出

釋木之杙繫梅杙者



聊註下三字另行云未詳監本考證則以下三字連上机繫梅三字據朱朝英毛詩略記云說文机高木也是机樹之高者名爲聊也似連上者爲是此亦講句讀者所宜知也

台訓我又訓予皆一義攷商書七篇稱台者四湯誓曰夏罪其如台盤庚上曰卜稽曰其如台高宗彤曰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曰今王其如台史記於殷本紀所引湯誓高宗彤曰西伯戡黎皆以柰何詰之似短言之曰如台長言之卽曰若之何矣而爾雅台愚一錄

卷九

八

字凡再見俱無何訓此似有所未備

爾雅有一字具兩義卽以一字包兩訓者如台朕賚畀卜陽予也賚卜畀賜予之子台朕陽則予我之子也從申神加弼崇重也從申加重疊之重也神弼崇則尊重之重也載謨食詐僞也載謨人爲之僞食詐則不信之僞也本錢辛楣說必解此而後可讀釋詁註似未盡了釋詁鴻代也鴻卽洪康誥乃洪大誥治鄭註洪代也最爲確義釋言桃充也桃通光堯典光被四表孔傳光充也亦屬古義

釋詁之詔郭音怡而釋文載沈勅檢反是沈本必誤  
作詔字也釋草薦黍蓬郭作見反釋文載沈平兆反  
是沈本必別作薦字也惜徒備其音而不詳其字  
龍龕手鑿僧行均所著引爾雅註云嚆事之危也又引爾  
雅註云心不欲見而見曰選當卽今嚆危也選見也  
條下註文不知何本

釋宮閼謂之門當作廟門謂之閼按禮器爲祊乎外  
正義引釋宮作廟門謂之祊郊特牲索祭祝於祊註  
廟門曰祊正義亦曰釋宮文則此本作廟門謂之閼

愚一錄

卷九

九

閼與祊通宮閼者倒置門字而又脫去廟字故耳又  
祊門謂之閼其下又云所以止扉謂之閼重文似有  
誤字按釋文云本亦作閼說文閼所以止扉則所以  
止扉謂之閼當是所以止扉謂之閼註未甚了然

鑿謂之罌罌謂之學約謂之救律謂之分四句連文  
似四器同類孔檢討据唐高郢律簡賦曰碧鮮之竹  
採而爲筒定名以律式成厥功厥功伊何所指必捷  
下彼高鳥紛如墜葉謂律亦取鳥之器此解似新而  
實穩否則律管當附釋樂矣第於謂之分未豁故於

謂之分無解舊說要不可易

金鏃翦羽謂之鏃骨鏃不翦羽謂之志註但言今之鏃翦與今之骨髀而不詳其名按周禮夏官司弓矢云殺矢鏃矢用諸近射恆矢痺矢用諸散射鄭註殺矢言中則死鏃矢象焉鏃之言候也二者皆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恆矢安居之矢也痺矢象焉二者皆可以散射也又曰凡矢之制殺矢之屬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恆矢之屬軒軻中所謂志也据此則所謂鏃矢志矢皆可徵鄭註軒軻中本儀禮既夕記其文云

愚一錄

卷九

十

猴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軻中亦短衛

天氣下地不應曰雩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釋文云雩或作霧又云霧本又作霧字義淆謗特甚按鄭註洪範曰蒙作雩史記宋世家引洪範蒙作霧是雩卽霧也下句今本之霧當從釋文別本作霧玉篇云霧武付切地氣發天不應也說文上作霽註曰天氣下地不應下作霧註曰地氣發天不應傳寫者顛倒其詞遂致誤下文濟謂之霽亦當從說文雨部霽字註曰霽謂之霽此雖不出爾雅當亦引爾雅也不然宋世

家引洪範文曰霽鄭注作濟本一字非兩訓爾雅爲重文矣

周禮春官司巫祭祀則共匱主及道布鄭註道布者爲神所設巾中霽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也據此則凡祭亦設布而爾雅祭星曰布者按淮南子言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高誘註司命傍布也又曹氏之裂布註楚人名命爲曹今俗閒以始織布繫著其傍謂之曹布

是禴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似有四名實止

愚一錄

卷九

七

二祭按說文禡字引既伯既禱作既禡既禱蓋禡爲師祭通作貉禡亦爲馬祭通作伯周禮春官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又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獫祭表貉則爲位鄭康成貉讀爲十百之百又夏官大司馬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註鄭司農云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爲伯據此則禡也貉也伯也或祭師或祭馬祖三字實一義兩祭均一名也疏以伯爲長失之小山岵大山峘疏謂小山高過於大山者名岵非謂

小山名岨大山名岨也大山宮小山霍疏又申之曰  
謂山形若此者霍名非謂大山名宮小山名霍也按  
恆爲北岳霍爲南岳錢氏坵據晉書地道記恆山北  
行四百五十里得恆山岨號飛狐口以此證岨爲恆  
之訛甚確又文選長笛賦吳都賦註引爾雅小山別  
大山曰岨今本岨字山海經郭註引爾雅榮不實謂  
之萑今本乃英字玉篇引爾雅室中謂之時今本乃  
時字則字之譌者亦多矣又如西至於邢國謂之四  
極說文水部引此作西至汎國亦府巾切疑卽邢字  
愚一錄

卷九

三

而譌其半也洗大棗梁昭明太子七契有河東洗犬  
隴右蹲鴟之句疑卽大字而多其點也

芍莢萋根樓橐含華琴也郭註以芍莢爲句萋根爲  
句樓橐含爲句華琴也爲句錢曉徵據說文以莢爲  
莢以樓爲樓以橐爲康云芍茅根也莢草根也萋韭  
根也連四字爲句皆根之異名樓亦華也康亦華也  
含亦華也連六字爲句皆華琴之異名此說是  
草木蟲魚鳥獸有同名而異物同字而異義者如釋  
草中葍菑之與苗菑字相通也葍穰之與莢莢音相

轉也離南活莧與倚商活脫考之古音無不相合也  
若釋草有果羸而釋蟲亦有果羸釋草有蒺藜而釋  
蟲亦有蒺藜釋鳥有天雞而釋蟲亦有天雞此同名  
之顯然者至於釋草之莪蘿與釋蟲之螯羅釋草之  
葵蘆葩與釋蟲之蜚蠊蜚皆取音同釋草有莨莖藉  
釋木亦有莨莖著釋木有諸慮名山巢釋蟲亦有諸  
慮名奚相釋蟲有密肌繼英釋鳥亦有密肌繫英郭  
註或疑爲重出殆非也又如釋山之獨者爲蜀而釋  
蟲之獨行亦爲蜀皆從獨義也釋草之戎葵爲蜀葵  
愚一錄

卷九

三

而雞之大者亦爲蜀雞皆從大義也

狄臧椽貢棊郭本聯五字爲句據陸師農本則上二  
字句下三字句均未悉其義也櫬梧樸枹者謂舍人  
本聯六字爲句據師農本則上二字句下四字句亦  
各明其義也舍人六字句謂作彙見釋文而各本異讀俱非本經  
正義則莫如駮牝驪牡元駒裏驂一條康成註周禮  
庾人七尺以上爲駮引爾雅駮牝驪牡元駒裏驂八  
字全文周禮釋文云牝驪絕句牡元絕句及註禮記  
檀弓上戎事乘驪又引爾雅曰駮牝驪牡元五字爲

句則古之讀可知矣惟郭註以駮牝驪牡爲句而讀始歧說文又引駮牝驪牡四字而文益訛解者殆無所據案爾雅釋獸麋牡麋牝麋其子麋鹿牡麋牝麋其子麋皆先言牡次言牝後言子釋文云孫改上爲牡則必改下爲牝疑元本乃駮一讀牡驪一讀牝元一讀駒裏驂一讀非參攷各本不能定也

釋草之例皆上一字讀下二字讀釋蟲之例亦上一字讀下二字讀然有不盡然者如蒿侯莎說文云莎蒿侯也則當於侯字絕句蛟蟻蜚說文云蜚蝻蟻以愚一錄

卷九

四

翼鳴者攷工記鄭註以爲發皇屬發皇卽蛟蟻也則當以蛟蟻爲句郭註拘於常例遂不知有變例而強爲之詞殆非也又如蠚蟻螯螯蟻郭亦以上五字句貫下一字故疏云上文螯蛞蝓郭云中蠹下文螯桑蟲郭云卽蛞蝓然則蟻螯也蟻螯也螯螯也蛞蝓也桑蟲也螯也一蟲而六名也今案孫炎及本草則螯係蟻螯名螯係蛞蝓名兩蟲分明不誤故陳藏器說蟻螯青黃色身短足長背有毛筋從夏入秋蛻爲蟬螯螯白色身長足短口黑無毛至春羽化爲天

牛二物判然以爲一物必誤矣

經鼃醜二字誤當作鼃醜註去蚊二字誤當作王蚊  
按洪焱祖作爾雅翼音釋曰鼃爾雅音先似鼃本从  
先不从去鄭樵通志六書略謂王蚊爲蟾蛄似蚊本  
作蚊去本作王說文曰先醜詹諸也醜鼃詹諸也鼃  
或从酉作醜是醜字即鼃字皆音促不音秋亦不音  
去釋文謂鼃音去醜音秋誤也但據說文則當作鼃  
元醜鼃詹諸也今但存鼃醜二字實止一字殆不可  
解

愚一錄

卷九

大戴記勸學篇有蟹二螯八足凡三句爾雅釋魚篇  
只有蝟蟬小者蝟一句晉人笑蔡謨食蝟螬而委頓  
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此語殆不可解且郭  
註前一說用埤蒼以爲螺屬則此句蝟蟬並非蟹也  
後說引或曰即蝟蝟也亦不過似蟹耳何曾有分別  
孰可食孰不可食耶

孫本將且二字沈集合爲蟹見釋文裝合二爲一也

郭註鷺字今本分爲楊鳥二字分一爲二也郭本釋

言皇華也陸師農本則云華皇也釋文亦先出華字

郭臣案傳胘蟹譜總論蝟蝟者三二月之閒盛出於海塗今之通泰其類實繁然有同蝟而蓋大而毛好耕穴田畝中謂之蝟蝟毒不可食蔡道明誤食之幾死呂九十二種蟹圖記其四曰蝟蝟即吳人呼爲蝟蝟者也蝟一作蝟或作蝟



其十二曰螻  
蟻蓋大於螻  
小於常蟻者  
也然傳眩於  
螻蟻則與蟻  
蟻蟻蟻蟻並  
云皆有佳味  
又曰吳俗尤  
所嗜尙於螻  
蟻則云毒不  
可食是可食  
者螻蟻不可  
食者螻蟻也

後出皇字二字又顛倒不一也況一梅也時英梅之  
梅杳槩梅之梅與梅柵之梅三物而一名一茶也茶  
苦菜之茶茶委葉之茶與檟苦茶之茶亦三物而一  
名釋蟲之輪天雞鳥之鶉亦天雞釋寓之蛄鼠身釋  
鼠之蛄則鼠名卽識字豈能盡識乎

釋魚之鮎釋文謂舍人本無此字釋草之其葉遺釋  
文謂眾家並無此句又釋魚之洮眾家皆作濯謝眾  
家皆作射果眾家本皆作裏此又不知郭何所据而  
獨異也

愚一錄

卷九

六

釋畜末云馬八尺爲馱牛七尺爲犍羊六尺爲羝羝  
五尺爲狔狗四尺爲羝雞三尺爲鄆此六名卽六畜  
也五畜皆釋而羝畜不釋此間似有闕文或云前釋  
獸忽釋畜有豕子豬猶積么幼奏者羴豕生三縱二  
師一特所寢槽四猶皆白豨其跡刻絕有力狔牝犯  
此三十五字應置羊屬之後狗屬之前此最確

釋鳥之冬鷹竊黃下衍桑鷹竊脂四字釋畜之黑喙  
騮上脫黃馬二字釋天之疾雷爲霆霓羨一霓字邵  
編修作正義郝戶部作義疏皆詳辨而邵直刪補之

班孟堅白虎通義三綱六紀篇引禮親屬記曰男子  
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今爾  
雅釋親文也而云禮親屬記應仲遠風俗通義聲音  
篇引禮樂記大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綳  
今釋樂文也而云禮樂記公羊宣十二年傳何註舟  
中之指可掬也引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  
舟今釋水文也而謂之禮案張揖上廣雅表言爾雅  
秦叔孫通撰置禮記似爾雅亦有數篇列在禮記如  
夏小正明堂記曾子問之類其後以爲專書而遂各  
愚一錄

卷九

七

還本書耳又周禮夏官校人執駒註鄭司農云二歲  
曰駒三歲曰駘賈疏謂爾雅文今案爾雅中卻無此  
兩語

郭本不盡從古本而今本又稍訛郭本校以釋文乃  
定如釋詁之底廢按釋文乃底底上丁禮反下之視  
反有底字無廢字釋訓之悌悌按釋文乃悌悌一从  
氏一从氏作悌字非悌字又如漢煮之也本鑊字屮  
謂之削本削字斥山之文皮本庠字軹首蛇本枳字  
外爲隈之隈本鞫字清且瀾之瀾本瀾字及釋草之

澤烏壤壤乃養之訛芋麻母芋乃芋之訛蕭荻荻乃  
萩之訛卷旆草旆乃旆之訛釋木之杭魚毒杭乃杭  
之訛座接慮李座乃座之訛釋蟲之豎蠶蠶乃蚕之  
訛釋鳥之興鷓鴣興乃鷓之訛鴉鴉老鴉乃鴉之訛  
楊鳥白鷹乃鷹白鷹之訛皆有釋文可考其註之訛  
者如釋詁信也註汭訛作泗疾雷爲霆註激訛作擊  
再成鏡上爲融邱註鐵訛作鐵灘反入註復還訛復  
入權黃華註菽訛作菽鉤葵姑註瓠訛作瓢芡地黃  
註脫去怙字柏栲註脫去白字無枝爲檄註權訛爲  
愚一錄

卷九

六

擢龜龜詹諸註蛟訛爲蚊鴝鳩鴝註鳴訛作鳴狂  
茅鴟註鳩註作鷓鴣父善顧註眇訛作盼鼯鼠註鼯  
訛作鼯鼯牛註犍訛作犍羊牡粉註羝訛作粉蜀子  
雜註雛訛作雞凡此皆由刊刻註疏者大率疏略而  
繙閱釋文者又不契勘也

爾雅大半釋詩而郭註所引詩有與今本異者如釋  
詁之權興引秦風作胡不承權興懽有也引闕宮詩  
作遂懽大東介善也引板詩作介人維藩陽予也引  
魯詩澤陂作陽如之何惺憂也引十月之交詩作悠

悠我惺被福也引卷阿詩作被祿康矣剡利也引大田詩作以我剡耜曾終也引卷阿詩作嗣先公爾曾矣釋言肅囃聲也引有瞽詩作肅囃和鳴猷若也引小星詩作寔命不猷俅戴也引絲衣詩作戴弁俅俅猷可也引陟岵詩作猷來無棄釋器珪大尺二寸謂之玠引崧高詩作錫爾玠珪釋天西風謂之秦風引柔桑詩作秦風有隄釋水水草交爲湄引巧言詩作居河之湄釋草瓠棲瓣引碩人詩作齒如瓠棲釋鳥晨風鷓引秦風作鳩彼晨風釋畜黃白驢引東山詩

愚一錄

卷九

五

作驢駁其馬皆似雜齊魯韓之詩晉以前註家有引古文尙書者無引孔氏僞書者惟郭註爾雅頗異釋詁俟待也引書曰俟我后此太甲中語也然猶可解曰或引自孟子昌當也引書曰禹拜昌言此大禹謨文也然猶可解曰當引皋陶謨至釋鳥之鳥鼠同穴而引孔氏尙書傳云共爲雌雄釋畜之狗四尺爲獒而引孔氏傳云犬高四尺曰獒則謂之未見孔傳似未可矣他若茂勉也引書曰茂哉茂哉疏以爲皋陶謨則誤此乃古太誓文也釗見也引逸書曰釗我周

王或以爲武成語亦誤此用鄭註書禹貢所引允征  
之文也故前不曰逸書而此獨曰逸書至引邊矣西  
土之人今牧誓作逃引天威棐忱今康誥作畏引偪  
爾戈今牧誓作稱引翌日乃瘳今金縢作翼引至於  
大坏今禹貢作伾引無或俯張爲幻今無逸作民無  
或胥譁張爲幻此或據孫樊舊註雜用今古駁文未  
必別有異本在永嘉以後也

愚一錄

卷九

三

愚一錄卷九終

葛氏嘯園藏板

愚一錄卷之十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蕪江校

論語上

幹臣案朱姚氏勉云安國書傳本出偽託惟論語集解中所引孔氏訓則解經首功矣

卽魯論而參之齊論者始於張禹包氏周氏所注皆此本也卽此論而攷之古論者始於康成陳羣王肅所注皆此本也惟古論語只有孔氏注按何氏敘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則其注久佚矣而集解中仍採若干條殆不可解後人所以疑尙書孔傳者并疑論語孔注

愚一錄

卷十

一

時習集解用王注並無別義邢疏引皇說最爲精鑿云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注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鄭注云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絃播詩陽用事則學

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  
三日中時學記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  
遊焉是日日之所習也

邢叔明駁皇氏疏犯上爲犯顏諫爭非注意邱光庭  
兼明書又以犯上爲干犯法令亦非經旨也按漢書  
蓋寬饒傳有云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本非惡事亦  
非盛節故漢書敘傳言劉向杜鄴王章之徒曰肆意  
犯上後漢書荀彧論田豐亦曰剛而犯上孝弟之人  
和順積中下氣柔聲根於平素萬不得已而出於犯

憲一錄

卷十

二

豈其所好哉若認作君子犯義小人犯刑何待言孝  
弟之不好耶案坊記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  
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上讓而就賤  
民猶犯君犯上之犯當如此解又上不酌民言則犯  
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亂字當如此解犯字亂字正  
相承

君子務本本字根本也爲仁之本本字亦根本也後  
漢書載延篤論有云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  
腹枝葉之有根本也大旨已明而後人不從者世多

不得其故按仁義禮智等是理惻隱羞惡等是性宋人誤以性爲情則不得不強以理爲性此程子人性中曷嘗有孝弟來所本也不知天下容有無仁義之理斷未有無孝弟之性如禽獸然虎最殘忍猶不嗜子豺最暴戾猶知祭先卽天下不仁不義之徒孩提知愛少長知敬亦未嘗絕其父其兄之戚也何必強聖賢一定之訓就後儒三坎之說而以根本爲本始耶識宋人談性之誤乃知宋人解書之誤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文選幽憤詩注引論語皆作貧

馬一錄

卷十

三

而樂道富而好禮集解次節孔注亦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邢疏引文亦作子貢言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說者因疑經本有道字寫者脫去道字耳然坊記有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之文而鄭注論語此文則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則必本無道字故注補入道字未可據他書以疑本經矣

孟武伯所問是孝而夫子所答是慈馬注恐非本義其疾當指父母之疾人子能以是爲憂則承順於無疾之時奉養於有疾之頃者必無所不謹可知矣淮



南子說林訓末云憂父母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誘注云論語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此乃漢以前古義也

皋謨朕言惠可底行謂言之惠者可行也說命汝不良于言子罔聞于行謂言之不良者不可行也子貢亦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此皆行其言本義卽先行其言正義若謂行之於未言之前言之於既行之後則未脫諸口耶是行其意非行其言若已脫諸口耶是行在後非在先且既已先而行之又何愚一錄

卷十

四

必後而言之也反覆本文支離費解不知此子貢問君子之人非問君子之言也夫子示之曰君子之人雖往君子之言固在先取其言勉而行之而後於其人追而從之論語曰雖欲從之孟子曰能者從之乃此從字的解蓋其字指君子之字亦指君子未有懸空無著者

干祿字兩見詩旱麓章

干祿豈弟干祿百福

謂成王也一見孟

子盡心篇

經德不同非以干祿

謂前聖也此皆受祿於天者豈

猶求祿於人耶鄭注訓干爲求是訓祿爲位非蓋祿

與福同百祿是總第祿爾康祿卽福也君子不可求  
位何嘗不可求福故曰求福不回又曰自求多福詩  
所云千祿與子張學千祿均是求福耳所以問行所  
以問達莫非此意夫子以言寡尤行寡悔告之亦卽  
此意否則是聖人不斥其志於穀不誚其要人爵而  
反授以千祿字書有是理乎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漢費鳳碑後漢梁鴻傳注  
詩閔子小子正義文選關中詩注引文皆錯作措從  
鄭本也困學紀聞載孫季和論語說有云舉直而加

愚一錄

卷十

五

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  
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其說得二諸字  
本義歐公周臣列傳贊有云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  
肖於上而強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  
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  
之君能置賢智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  
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  
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孫以加釋措歐以置  
代措皆不可易之解

幹臣案潘岳  
閒居賦孝子  
惟孝友于兄  
弟此亦拙者  
之爲政也亦  
不作書云又  
四書稽求亦  
引漢石經孝  
乎作孝于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必古文尙書之詞若  
惟爾合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乃今僞本君陳之詞  
也故集解不注何篇卽夏侯湛昆弟誥引此不過云  
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陶潛卿大夫孝傳贊  
引此亦云孔子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皆不作書云  
也惟白虎通五經篇引作孔子曰書曰耳据釋文孝  
于如字一本作孝乎似經注皆于字不知何時改乎  
字遂致句讀各異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夫子爲政黜季氏舞佾之

愚一錄

卷十

六

詞奚取于三家之堂亦夫子爲政黜三家歌雍之詞  
非閒居冷諷與無故謾罵也晉庾亮欲黜王導啟郗  
鑒曰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又崇德太后廢帝爲東海  
王詔曰是而可忍孰不可懷皆於黜廢用之此二章  
必墮三都黜藏甲溝公宮時同舉者集注後一說是  
前一說非也又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陪臣僭大  
夫皆由漸而成亦相沿而至魯爲宗國得立文王廟  
爲出王廟左傳所謂臨於周廟是也季氏爲宗卿得  
立桓公廟爲出公廟郊特牲所謂設於私家是也因

祭文王廟用天子禮樂其後羣公之陪享者亦用之  
因祭桓公僭天子禮樂其後公廟之私設者亦僭之  
季氏之庭卽三家之堂三家之堂卽桓公之廟必解  
此而後討論有可據

周禮樂師及徹率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又小  
師徹歌注云徹而歌雍按祭禮必有徹每徹必有歌  
其所取之詩無可攷注皆實以來雍只据此一章移  
注周禮耳夏商時恐不然宴享禮恐亦不然也否則  
其詞何可通行耶禮記仲尼燕居篇云客出以雍徹  
愚一錄

卷十

以振羽荀子正論篇代畢而食雍而徹乎似亦相沿  
不攷

儀禮鄉射禮一篇士大夫之射也大射儀一篇君大  
夫之射也凡射皆三次初射三耦射不釋獲再射三  
耦與眾耦皆射三射以樂節射皆釋獲飲不勝者蓋  
射分三大節又分五小節再射三射三耦及眾耦升堂射  
一也射畢司馬命取矢加楅二也釋獲者數獲三也  
設豐飲不勝者四也三耦及眾耦拾取矢五也初射  
但三耦射獲而不釋獲故無數獲及設豐二節但有

升堂射取矢加楅拾取矢三節而已取矢加楅者備拾取矢也數獲者分勝負也飲不勝者示罰也拾取矢者備更射也凡射未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鄉射禮則司射誘射東面立於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大射儀則司射誘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此皆在升堂前者既升堂之後三揖曰升堂揖曰當物北面揖曰及物揖鄉射禮則司射誘射升堂揖豫則鈎楹內堂則由楹外

愚一錄

卷十

八

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不去旌誘射將乘矢大射儀則司射誘射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射侯再發此皆在升堂後者射後二揖曰卒射揖曰降階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揖鄉射禮則初射三耦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再射三射

皆如初大射儀則初射三耦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  
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  
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  
左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再射諸公卿卒射  
降加三耦三射如初此皆在卒射後者由是又有拾  
取矢前四揖曰耦進揖曰當楅北面揖曰及楅揖曰  
上射進坐揖有拾取矢後四揖曰既拾取矢揖曰左  
還揖曰北面搢三挾一个揖曰既退與進者相左揖  
以上諸揖讓皆是射之揖讓而非飲射爵之禮也惟

愚一錄

卷十

九

鄉射禮於再射後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  
豐升設於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  
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  
个搢樸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眾賓勝者皆袒  
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  
于其上遂以執附司射先反位三耦及眾射者皆與  
其耦進立於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  
進揖如升射所謂揖讓而升者指此三射飲不勝者如初大射  
儀於再射後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

幹臣案焦氏論語補疏曰王注實以七字連屬爲句未見其揖讓而升下爲句

以揖讓而升下爲句正莫明於鄭氏射義注釋文以下字絕句正木射義故又引鄭注實之初筵以明其異不知宜七字連屬爲句鄭氏或斷下而飲爲句或斷揖讓而升下爲句如王氏此注則斷揖讓爲句云升及下則升字可句下字

面坐設於西楹西降復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  
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  
扑東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眾射者勝者皆袒決  
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  
其上遂以執弣司射先反位三耦及眾射者皆升飲  
射爵於西階上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升射一耦  
出揖如升射所謂揖讓而升者指此三射飲不勝者如初此一  
節揖而升堂經云揖如升射則亦耦進一揖堂階北  
面一揖及階一揖也鄉射禮又云耦進及階勝者先  
愚一錄 卷十 十  
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  
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  
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  
而俟三射飲不勝者如初大射儀又云耦出及階勝  
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  
少退立卒觶進坐奠於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  
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三射飲  
不勝者如初此一節揖而降階亦當揖如卒射則卒  
觶一揖降階與升飲者交于階前一揖也論語揖讓

亦可句皇疏  
非也李氏朱  
子不廢古訓  
說曰考禮文  
升下飲俱有  
揖讓是經文  
下飲三項一  
升一句下一  
句而飲一句  
若曰揖讓而  
升揖讓而下  
揖讓而飲云  
爾若如王注  
作一句讀尙  
欠醒二說互  
異備錄以存  
參

而升下而飲鄭注射義與注論語釋文皆云揖讓而  
升下絕句而飲一句則指飲時之升下不指射時之  
升下矣拾取矢在庭故云進退飲射爵在堂故云升  
下讀者誤以賓之初筵箋割下而飲三字遂以下而  
飲爲一句致與儀禮相悖故詳爲引證俾有所考訂  
攷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下云畫纘之事後素功論  
語繪事字同此則後素字本此不容以白受采爲說  
矣但如所解與詩詞三句似無著與禮後一悟尤無  
涉論者未免疑之按碩人一詩皆言裝飾之華也其

愚一錄

卷十

十一

巧笑二句則言布采之素也子夏疑素亦在五色之  
閒何獨爲絢夫子言素必布五色之後正以爲絢蓋  
美人衣裳如錦鬢髮如雲皆是絢也然非其素之倩  
且盼而生姿焉則未爲絢畫工丹青旣設朱綠旣飾  
皆求絢也然非其素之勾且勒而分界焉則亦未見  
絢後人誤以素爲本質故不敢以素爲布采殊不知  
一膚一齒可以言質一盼一笑不可以爲質也其承  
上詩字如此則有著落其串下禮字如此亦有交涉  
何也人有仁義禮智信五常猶繪有青黃赤白黑五



色也禮居五常之一猶素居五色之一也中庸言仁之親親義之尊賢而二者之等殺則屬之禮孟子言仁之事親義之從兄而二者之節文亦繫之禮是仁與義皆所以制禮之本也所謂道也白虎通言知者知也所以知此禮也又言信者誠也所以行此禮也是知與信皆所以由禮之具也所謂德也故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也然則五性必待禮而後有節猶之五色必待素而後成文故曰禮後乎集解以素喻禮甚確而素何以喻禮未明故本淺進士之說而愚一錄

卷十

十一

增其前文以足此義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野客叢書据此文謂論語夏禮吾能言殷禮吾能言蓋當於言字上點句之字連下爲句其說不可謂無據然禮運引此文中庸亦同此文宋不足徵也作有宋存焉則上不連之字可知矣

竈本五祀之神故禮有祭竈者奧不在羣祀之列安得有媚奧者此二句似當以地言不當以神言也昔

二句人以權  
奸目之恐非  
也靈公與賈  
謀叛晉國人  
同欲皆曰五  
伐我猶能戰  
則賈與後世  
挾權震王者  
異孔子論靈  
公無道許賈  
能治軍旅稍  
無貶詞是時  
孔圍執政權  
歸圍不歸賈  
則賈待孔子  
與易貨彌子  
瑕別疑賈泛  
作問詞夫子

據理斷之斥  
時俗之語非  
斥賈也又張  
宣公論語解  
引程子云云  
與孔注同固  
未當即顧亭  
林說亦甚曲  
解無論朝廷  
之上放進旅  
退非行媚之  
所孔子亦何  
嘗將頌於朝  
廷之上而動  
賈之諷耶總  
之將王孫賈  
看壞百病皆  
生說小別附

之夢衛君者託之夢竈君靈公之爲君比於竈故王  
孫之爲隱語亦比於竈謂欲媚此者與其盡禮於朝  
廷共尊之地不若迎合於燕私獨處之間此正王孫  
賈祕訣獻芹聖人非輕侮聖人而以權臣自處也五  
祀禮注引逸中霽禮文曰五祀皆祭於廟則竈亦祭  
於廟禮器譏臧文仲云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  
也鄭注奧當爲爨又云字或作竈正義云奧者正是  
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邊豆設於竈  
陴又延尸入奧以此知古人之祭竈設祭雖在廟門

愚一錄

卷十

三

外之東延尸必在西室之奧本是一神而分列於二  
地故以於字領之下文更以所字破之

有張侯之射禮射也有主皮之射力射也有設甲之

射軍射也主有張義張有設義皆非中之訓以爲貫

革固非以爲中質尤非夫射雖主於禮主於樂何嘗

不主於中大射儀一篇鄉射禮一篇皆始釋算終數

獲若不主於中何有算不貴其中何有獲而所謂勝

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皆無從分豈理之所有哉

鄉射記文言禮射不主皮卽言主皮之射是明有一

幹臣案鄉射記鄭注云主

皮者無侯張

獸皮而射之

主於獲也雖

明言張獸皮

而主於獲猶

作主於中釋

惟周禮三曰

主皮注後鄭

云主皮者張

皮射之無侯

也始以主

皮為張皮矣

乃賈疏則以

為主射此皮

何也

主皮之射以別於不主皮之射注引尚書大傳解之

按尚書大傳有云澤宮中雖虞田不中也取貴揖讓

也澤宮不中雖虞田中也不取賤勇力也顧澤宮頒

禽既與虞田射禽不同則必樹之的澤宮習禮又與

鄉校行禮不同則莫設其侯因張皮以射所謂主皮

之射也皮之為質不如甲貫之非難皮之為規小於

侯中之較難故自為力射之科不主皮者不張皮也

明習禮者本張皮為鵠而行禮者乃不張皮為鵠別

以布畫五采之侯何哉禮射之科不同力射之科也

愚一錄

卷十

丙

先儒知有主皮之禮而不解主皮之字誤以主於中

不主於中釋之致後儒強以主皮為貫革而古人習

射於澤宮之禮亡矣馬注以力不同科為力役不同

科與射作對舉又別一義

表記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

可知也但言知仁不言知不仁何也過者無心之失

凡過於厚過於慈皆不好學之過也惡則有心之失

凡故為薄故為忍皆自作孽之惡也過有當觀惡何

必觀論語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人字

各字黨字俱屬善一邊不兼惡一邊故末句直承上文觀漢外戚傳稱子路不忍除姊喪爲觀過知仁後漢書吳祐傳稱孫性私賦進父衣爲觀過知仁而劉宋時張岱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還養有司以違制糾之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前人引用皆無異義因孔注有小人君子之詞而後人不善會黨字乃兼含惡字所以有欲改知仁爲知人者殊不知黨者類也過於厚者爲一類過於慈者爲一類如此之類皆是其黨也

愚一錄

卷十

五

君子之於天下也節集解無注近世所傳皇本有注曰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按孟子唯義所在之文與魯論義之與比之文各不相參也宋人誤以孟子此節書義解魯論此節書義遂使適字莫字比字本訓皆無所据最爲可疑僞作注者因之又取釋文所載鄭本適作敵莫音慕之說而改爲貪慕更非語意矣邢疏云此章貴義也適厚也莫薄也比親也此爲訓詁古義故白虎通諫諍篇言君之於臣無適無莫後漢書文苑傳劉梁辨

幹臣案經義考云陸氏釋文於無適也無莫也引范氏注云適莫猶厚薄也是適厚莫薄之說見於范甯

之注著於釋  
文而邢疏則  
本皇疏皇疏  
故采范注也

和同論言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而李燮傳言其  
時潁川賈彪荀爽雖俱知名而不相能變並交二子  
情無適莫或言君臣或言朋友然則古訓安可忽哉  
或人之問仁而不佞進評其德聖人之答仁焉用佞  
直駁其詞蓋或乃庸妄者流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不  
必與評大賢人本詣也若以不知其仁爲句焉用佞  
爲句則所以論雍者太過豈或尙許其仁子反不知  
其仁耶按邢疏云不知其仁焉用佞者言佞人旣數  
爲人所憎惡則不知有其仁德之人復安用佞耶亦  
愚一錄

卷十

六

以此七字爲一句

子曰吾與女弗如也包注吾與女俱弗如此爲訓詁  
正義至陸氏經典釋文出吾與爾魏志夏侯淵傳引  
亦作吾與爾偶有異字亦無異訓阮氏校勘記據此  
謂本是爾字不是女字則竊以爲未然按王充論衡  
問孔篇引云吾與女俱不如也鄭元別傳引云吾與  
女皆不如也卽曹操祭橋元文注引論語孔子謂子  
貢吾與女俱弗如也見後漢書橋元傳俱是女字不  
作爾字安可據陸氏一家之本魏志一處之文而斷

其必當作爾哉

唐孫伏伽傳載太宗詔曰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又長孫無忌傳對太宗之問曰陛下性與天道非臣愚所及又令狐德棻周書贊曰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繆誤雜辨引此以爲繆誤無理殆只見今古兩注而未攷漢魏羣書也案性與天道先儒皆作性與天通猶言性與天合後漢書馮異傳言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愚一錄

卷十

七

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皆用此義也唐初正義未行古義未昧諸見於詔對者尙爾

皇侃義疏僞書也足利古本尤僞書也論語久而敬之句義疏本作久而人敬之足利本亦作久而人敬之翟氏作考異爲其所惑云當有人字愚按周禮天官冢宰敬故注云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賈疏云引晏平仲久而敬之者謂他人久敬平仲由平仲敬於他人善在平仲彼窺見疏有人敬平仲之

說而經無人字遂妄增人字以爲古本如是殊不知周禮鄭注引文賈疏引注固本無此字也

未知焉得仁鄭注未智焉得仁見釋文按義疏載李尤日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爲智也陳文子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亦未可爲智也李讀爲未智不勝孔爲未知也然攷王充論衡問孔篇徐幹中論智行篇漢書古今人表師古注引此語皆讀作智不作知疑鄭讀必非漫然者或日子張自問仁夫子何言智曰里仁篇焉愚一錄

卷十

六

得知以不處仁決之此焉得仁以未知決之句法如一句義當無二也

魯僖公二十六年當衛成公元年經書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則成公初年尙是甯莊子當國至僖公二十八年當成公三年傳始言甯武子盟宛濮則文公之時安得甯武子執政耶論語邦有道則知應屬成公十二年以後事邦無道則愚應屬成公十二年以前事聖人因其後之優游無爲而追想其前之艱險不避故曰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如此倒裝

則前後關通無礙矣成公三十六年在位雖非有道之主其末世亦享無事之福觀其十二年當魯文公四年經特書衛使甯俞來聘傳又詳甯俞與宴其時朝野苟安較之奔襄牛射猷犬固可稱邦有道矣

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所服青鼠裘以與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裳與卿共做是齊時引此經本無輕字也張橫渠論語說曰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裳與賢者共做是宋時解此經亦無輕字也疑涉下子華使於齊章乘肥馬衣輕裘而誤衍故釋文於下出衣字有愚一錄

卷十

九

音而此衣字無音但不知衍此字何自始耳攷白虎通綱紀篇引此文亦有輕字邢疏解此句亦釋輕字或別本固有如是者金石文跋尾截邢叔明疏語願以已之車馬衣裳與朋乘服而破做之而無憾也以爲本無輕字則忘卻上釋輕字已有衣裳以輕者爲美句矣

王充論衡謂毋犁犂驛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妨奇人絲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以仲弓爲伯牛之子犁牛乃伯牛之名此說之最奇者淮南



說山訓玠屯犁牛旣糶以慘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  
祝齋戒以沈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  
此說之最古者然皆似無當愚以爲此告以舉賢才  
之方正補前舉才之意耳春秋人才皆拘世類晉宋  
士流猶限門第夫子欲其破格用人雖欲勿用山川  
其舍諸與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語氣彼此相類何必  
如史記家語所言欲稱其子先毀其父致使非仲弓  
所樂聞哉

祝鮫有治宗廟之功宋朝有定婁豬之醜皆衛靈公

愚一錄

卷十

三

臣也是時太子不立外禍將作南子擅寵內難將作  
夫子有感於衛事而不欲直言衛事也故曰宗廟之  
中昭穆所係也而不先正其名閨房之內禮法所閑  
也而反自踰其檢是不有祝鮫之佞而有宋朝之美  
當今之世齊與晉皆樂禍之國子郢之不立蒯躄之  
出奔出公之不終夫子蓋早知其難免矣大意與俎  
豆則嘗聞之對好色吾未見之嘆正復隱隱相印解  
此則一不有一而有不煩別爲之詞矣

憤時嫉俗之人作反樸還淳之想必以質勝文爲君

子如棘子成一章是也隨波逐流之人作踵事增華之想又以

文勝質爲君子後進於禮樂是也其不能兩相濟反致兩相

激何哉自以爲君子當如是故耳夫子故示之曰質

勝文非君子也不過野耳文勝質亦非君子也只是

史耳必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治世者當如此治身者

亦如此安得有七分質三分文之陋說耶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人

有上有中又有下語則無下而止有上其故何也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則非道矣成而上者斯爲

愚一錄

卷十

德成而下者卽非德矣大匠不爲拙工改繩墨羿不

爲拙射變彀率聖賢不爲學者降高美義正如此不

容添足

道千乘之國章集解引馬包兩說云云其末自下己

意曰融依周禮句包依王制孟子句義疑句故兩存

焉邢疏甚明讀者多誤子見南子章集解引孔安國

等以爲云云其末又自下己意曰行道旣非婦人之

事句而弟子不悅句與之咒誓句義可疑焉邢疏已

誤作孔安國語矣聊書之爲讀古注者祛其惑

幹臣案朱子  
不廢古訓說  
亦云行道旣  
非婦人之事  
以下四句是  
何氏斷語

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見子罕篇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見孟子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見繫詞皆夫子所自任否亦夫子所自言忽曰何有於我哉雖云自謙未免矛盾若依於從政乎何有予答是也何有解此何有於我哉又涉自誇不合語氣記少時先大夫訓之曰此默而識之兩章當作一章上節默而識三句承以何有於我哉下節德不修四句承以是吾憂也乃以自任襯起自勉之詞猶出則事公卿一節當作兩節上文至喪事三句承以不敢不勉下文不爲酒困一愚一錄

卷十

句承以何有於我哉又以自任宕足自勉之詞如此解則字字妥帖矣歷來攷訂諸家未聞開砌此說敬識於卷中以諗識者

檀弓束修之問穀梁傳束修之內皆泛言餽禮並非贅禮其作弟子之用者始見於北史馮偉傳及隋書劉炫傳唐六典遂定爲束帛一筐酒一壺修一案作初入學之禮兩漢之贄無此稱三代之時恐尤無此稱也或曰然則孔注言人能奉禮自行束修以上則皆教誨之非漢人語乎曰孔注未必如此解邢疏乃

定如此解耳秦誓孔傳束修一介臣正義云孔注論語以束修爲束帶修飾此亦當然據此則孔注又別見未可信按束修有作束身修行解者若馮衍傳

束修其心鄭均傳束修安貧是也有作束帶修飾解者若王莽傳自初束修鹽鐵論結髮束修是也鄭注

謂年十五以上也雖主後解已包前解毛西河見攷

古家皆宗此說遂力攻此說曰本文有自行字又有

以上字若束修其躬何必又行躬自束修何能將之

而上乎此謬立論耳伏湛傳云自行束修迄無毀玷

彼之自行卽用此自行也延篤傳云吾自束修以來

愚一錄

卷十

彼之以來卽猶此之以上也其詞明白如此若以贄物爲說又以贄物爲薄而云自此十脰脯與十端帛

以上乃真有後世影質之嫌矣鄭注見延篤傳

凡人臣拜本國之君皆在堂下卽拜與國之君亦在

堂下具於燕禮覲禮聘禮者甚詳君固不得辭臣亦

不敢升也如燕禮主人獻公主主人自酢於公獻畢二

人媵爵於公皆於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大射此士

大夫於諸侯也覲禮郊勞行享侯氏皆降階再拜稽

首此諸侯之於天子也又燕禮命賓賓再拜稽首覲

禮賜侯氏舍侯氏再拜稽首均是拜於庭非拜於堂者其未嘗辭且升可知矣至聘禮賓覲先請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覲亦皆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至君勞賓介之拜及歸饗餼拜饗餼於異國亦未有不下拜者若君待以客禮則不純用臣禮有臣先下拜辭之而又升成拜者有下而未拜辭之遂升成拜者有不降亦不辭卽於堂上拜者實有三節不容一概如燕禮公舉媵爵爲賓舉旅行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注升成拜復再

愚一錄

卷十

西

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于禮若未成然

又賓媵觚於公公爲士舉旅行

酬賓降洗升酌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覲禮侯氏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及侯氏請罪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注太史辭之降也補經文辭字此皆先拜於堂下君使人辭之復拜於堂上者也又燕禮公爲賓舉旅行酬公立卒禪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又賓升酌膳禪下

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君親辭則聞命卽升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君親辭見公食大夫禮此皆降而未拜君

辭之卽升堂再拜稽首也又燕禮無算爵命所賜所

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疏云旅酬以前受公爵皆降拜

升成拜至此不復降拜者禮殺故也此則不待辭而拜於堂者也邢疏

只引燕禮覲禮兩條以例其餘可也反引升拜一節

以咎其泰非也自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列國因上堂

而拜人君其始於辭而卽升者公然拜乎上其繼於

辭而後成者亦率爾拜乎上不過謂辭讓近僞登降

愚一錄

卷十

多煩不若直拜乎上者爲眞耳然於待以客禮者既省其節則純乎臣禮者必將決其藩大聖人所以分別言之也不讀儀禮便不知儀節直似時人傲誕之至然則何待聖人始思違眾也耶

固天縱之將聖古注作固天縱之大聖故集解引孔氏曰天縱大聖之德爾雅釋詁將大也此爲古訓屢見毛傳集注易爲謙詞殆非也愚按將有大訓亦有殆訓此當以固天縱之四字爲句將聖又多能也六字爲句如此讀則語氣神理俱足風俗通義窮通卷

引此文曰固天縱之莫盛於聖可以爲四字句之證若郝氏欲讀將爲將帥之將則妄矣

忽然在後石經作忽焉在後攷列子仲尼篇史記孔子世家後漢書黃憲傳引文皆作忽焉不作忽然故校者皆以今本爲誤然文中子關朗篇杜淹引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則唐以前人亦有作然者

語之而不惰者猶云誨之而不倦耳故集解曰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蓋爲解愚一錄

卷十

美

人言怡然渙然不厭多說爲餘人言疑焉惑焉自覺少味矣此與吾與回言終日章相印自邢疏誤解朱注因之以不惰字屬學者不屬教者古注遂不可解惰語字亦不成詞

說苑權謀篇引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三國志魏武帝紀注引江表傳孔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北周書宇文護傳論曰仲尼有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皆略去可與立一層韓李筆解因曰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其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近

之攷異者以爲然愚竊謂未必然按淮南子在說苑等前其汜論訓云故溺則捧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此段正解論語正同今本安有錯倒之文耶

入公門一節爲本國燕射常禮執圭一節爲鄰國聘享正禮邢叔明作正義誤以入公門爲趨朝禮於過愚一錄

卷十

三十

位升堂復其位皆無著落固非也劉台拱遺書直以入公門亦行聘禮於過位升堂復其位似可附會亦非也按過位者中庭北面之位復位者亦中庭北面之位皆臣位非君位其所以言入又言出言過又言復言升又言降者非攷之禮文皆屬臆說曲禮下卿位正義引鄉黨過位鄭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則過位明明有注此位字確確有據豈容舍之而他求耶攷儀禮大射禮射人告具于公之後云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



東上此其位也下云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小  
臣師詔揖諸公卿諸公卿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  
少進此過位也由是而升射而升飲至於舉旅作樂  
安宴之時司馬正升自西階北面告於公請徹俎公  
許遂適西階上北面告於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  
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於門外大夫降復位此  
則曰出曰降曰復其位也又燕禮小臣設公席之後  
云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此其  
位也下云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  
愚一錄

卷十

天

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此過位也由是而升獻由  
是而升媵至於旅酬作樂坐燕之時司正升自西階  
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於賓賓北面取俎以出  
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此則曰出曰降曰復其位也  
鄉黨之文皆在儀禮之中鄭注鄉黨過位云門右北  
面位注大射復位又云門東北面位則此位字同矣  
前因君揖之少進而過其位後因卿出以授俎而復  
其位禮文明白如此說者不求之燕而求之聘則入  
公門當作入廟門過位之位當作過主君廟門內中

幹臣案據王  
伯厚引石林  
說又據阮氏  
按勘記及錢

大昕問答知鄭本作縗孔

本作縗各有

所據為注自

何氏經用鄭

本注用孔本

而二文遂相

亂耳然不以

緇縗飾亦尚

有說李氏中

培曰集注本

邢疏引說文

云紺深青揚

赤色是也又

本孔注云齊

服也則非集

解引孔注一

入曰緇固誤

集注本邢疏

云緇絳色亦

非集注又本

庭之位復其位當作復聘賓廟門外接西塾之位其

不協於禮亦甚矣

爾雅一染謂之縗再染謂之窺三染謂之縗攷工記

三入為縗五入為縗七入為緇二文相承兩處各別

鄭本論語經注皆作縗故注攷工即引鄉黨孔本論

語經注皆作縗故注鄉黨止引爾雅邢疏謂似讀縗

為縗正得其實因集解用鄭本而所採乃孔注不知

者又改一入為縗作一入為縗而其說遂不可通其

語亦不知所出讀注者不可不攷也

### 愚一錄

#### 卷十

完

集注以席不正不坐在必齊如也下自為一節集解

則以席不正不坐冠鄉人飲酒上合為一節攷史記

世家述此曰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而墨子非儒

篇曰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新序節士篇亦

曰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則似此本兩儷不

知何時孤出也

入太廟每事問前文有子字為或人譏知禮起本也

此文無子字正夫子在廟中實事也並非重出故不

注重出皇本有鄭注云為君助祭也太廟周公廟也

不以飾者謂非正色亦猶

不以紵紫爲  
褻服耳非如  
孔注謂似齊  
服喪服也江  
氏承曰飾必  
用正色如深  
衣純以纁純  
以青純以素  
是也  
幹臣案焦氏  
循補疏云釋  
文作居不容  
苦百反武進  
臧氏玉琳云  
居不容言居  
家不以容禮  
自處孔注云  
爲室家之敬

雖久謂因一  
家之人難久  
以容禮敬已  
也是當從釋  
文作客開成  
石經亦作居  
不容臧氏說  
是也前人之  
解居不容者  
音審矣然未  
有以坐如尸  
視出寢不尸  
以出門如賓  
視出居不容  
立說如此精  
密者

義疏曰前是記孔子對或人之時此是錄生平常行之事故兩出也各本皆脫此注疏

寢不尸嫌其安寢而爲端坐象也居不容嫌其家居而用出門禮也古人惟坐如尸出門如賓耳釋文出居不容云古陌反或作居不容羊凶反孔注爲室家之敬難久解客字是也包注布展手足似死人解尸字非也

車中不內顧古論語也車中內顧魯論語也見釋文按文選東京賦有車中內顧句崔駰車左銘亦有車

愚一錄

卷十

十一

中內顧句皆用魯論不用古論又漢書成帝紀贊云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轡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本無不字所引包注亦無不字皆與今異也惟何氏既從古本有不字而採包注乃無不字致後人見其參差又以經改注其爲譌誤遂不可究矣

